



E-mail:hdzk@ycwb.com

羊城晚报

人文周刊

·七杯茶

2020年2月9日/星期日/副刊编辑部主编  
责编 吴小攀/美编 伍岩龙/校对 孙东菊

A6

## 【拒绝流行】

## 科学与迷信

黄维樑  
香港学者作家

隔了一个春节，好像隔了一个世纪般漫长，发生了多少事情，多少不可想象的却以让人瞠目结舌的方式发生了。疫情期间，好像发生过好几次抢购了。从护目镜到双黄连，再到口罩，每发生抢购，大众就成了被调侃和嘲讽的对象。我觉得，也不要骂那些抢购的人，他们的焦虑和恐惧可以理解。这种行为，不是一两个人，也不是一群慌乱的大众，而是疫情焦虑下一条迷信链的产物。

一些专家如今被当成了神，某句话被拿出来说当神谕。专家某句话被放大为神谕，过度阐释中形成集体盲从。一个感染这种肺炎的专家，在微博上说了句自己感染这种病可能是去病房时没带护目镜，好家伙，护目镜被抢购了。害得这家专家后来不得不澄清，专业人员才需要，普通人逛个大街就别戴了。疫情当下，当然应该

【彼岸听涛】  
共抗疫情

人类面对无法预知和无法掌控的灾难，从始至终都在拼死抗争。多年前曾看过一部《恐怖地带》电影，切近逼真，惊心动魄。而今肺炎病毒突如其来。究竟是天灾？是人祸？细究之下有许多疑点，心揪得痛。

如何避免重蹈覆辙？以生命昭示，人命关天。诉求或求助，一波接一波；生离死别几乎时时刻刻在发生。万万不能只顾面子，不顾里子。最辛苦而危险的，就是这些超负荷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向白衣天使致敬！

从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传染源，忽到老美针对华人基因研究出来的病毒，舆情忽急，此消彼长。老美是要把基因武器掌握得如此精准靶向攻击，不早攻克癌症、艾滋了？奇葩言谈罔顾常识令人质疑；鲁迅当年愤而弃医从文，深知国民更需要救治教育。

疫情打乱了所有的生活秩序。无论海内外，都面临严峻考验和心灵煎熬，中餐馆、超市、旅行社，各项服务行业客流量直线下降……

相比之下，海外春宴熙攘。元宵节大游行仍照常进行；亦有担忧或取消的，如骨牌效应，多场大型晚会停演，所购票款或直接捐助给国内同胞；侨胞心系国内疫情，不少微信群积极行动，都在募款、快速采购并邮寄急需的医用物资。募捐采购防护服、口罩、护目镜等物资直邮神州，期盼病人获得救治、早日康复。据悉有宝宝刚出生仅30小时，母婴垂直感染确诊。视频中，一个被感染隔离的娃娃，伸手向医生要抱抱！医生忍不住掩面而泣……救救孩子！

当今地球村，受疫情影响千万人，大量人员持留学、工作及商务签证往返于大洋彼岸之间，难怪乎，许多有识之士呼吁，世界更需要合作，共抗疫情！

【含英咀华】  
西方人不重视家庭？

论者讲中西文化，动辄就说两者不同，甚至迥异。最近英国的哈利王子夫妇要“离家出走”，祖母女王紧张，王夫生气，这使我想起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一些论断。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中，他强调中国人重视家庭家族，西方人重视集体集团，怎能如此二分呢？中国和西方各自有本土历史，谁有大魄力大聪明长期观察研究后作出稳当结论？

英国王室不重视家庭？不重视的话，哈利夫妇要脱离王室，祖母女王和王夫为什么要召开家庭会议，力挽狂澜，最终妥协为“离”而不“分”。也是最近的事，英国电影《唐顿庄园》叙述的正是贵族大家庭的纷争龃龉和衷共济。英国著名小说《傲慢与偏见》写中产家庭的生活，母亲为五个女儿的婚姻爱情，也就是全家的幸福快乐操心劳神，他们不重视家庭？

西方文化渊源自希腊罗马，希腊的史诗和悲剧，内容多离不开家庭家族的悲欢离合，伊底帕斯、阿加曼农、俄狄修斯诸国王都如此。美国人说是崇尚个人自由的了，他们就不重视家庭？福特、洛克菲勒、肯尼迪、布什以至当下的特朗普，都希望家族兴旺绵延。电影《教父》讲美国的意大利人如何传宗接代繁衍家族，电视情境喜剧《全家福》曾风靡一时；民歌《可爱的家庭》、《家园草青青》更是唱遍天下。

“仁义礼智信”是普世价值，仁爱和善是家庭的理想气氛。中西文化比较，我认为是大同。每年春运，亿万人从乘飞机高铁汽车赶着回家与父母吃团圆饭；西方呢，亿万人在圣诞节乘飞机火车汽车——乘高铁的则极少——赶着回家与父母共享大餐。

【昙花的话】  
亮一盏灯

最近，到天冻地寒的北极圈旅行。轰轰烈烈的大雪，浩浩荡荡地下，密密匝匝地下，把整个大地都覆盖了。肃杀的寒气里漂浮着一把亮晃晃的匕首，谁来就伤谁。万径人踪灭，车子滑行无声，正觉苍凉，眼帘蓦然闯入了十几所白皑皑的屋子。屋子里，亮着灯，那一圈圈灯光，像大熟的柿子，泌出甜意。此刻，“披风戴雪”、缩着脖子走向家门的人，看到漫天飞雪中那团团温暖的灯光，虚悬的心，立刻便安定定了。瞧，家在咫尺，风再嚣张、雪再波澜，又何足畏呢？

那是那一盏灯，把一所冰冷的屋子转化成一个温馨的家。灯，是家的代名词；灯光就像是一个凿子，把巨大沉重、臃肿肥厚的夜幕凿开一道口子，在里面注入了温柔的爱，静静地伫候未归的亲人。

回首前尘，在那轻狂的成长岁月里、在那织梦的旖旎岁月中，父母不也曾夜夜亮着一盏灯，默默地待子夜未归的我吗？睡眠被剥夺了，但是，他们甘之如饴。我呢，踩着影子回家时，看到家里亮着的灯，却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快乐地钻进被窝时，却没有注意到灯下父母疲惫的眸子已缠满红丝。若干年后，我身为人母，每晚也同样为迟归的孩子亮着一盏灯。当他们满脸荡着笑意回来时，我的睡眠已经被捕得千疮百孔了，但是，我甘之如饴。

最近，好友阿骏为即将出嫁的女儿举办了一个茶会。在茶会上，他正色地对准女婿说道：“芸芸是我家的宝贝，一直都是。有一天，如果你们之间发生了问题，请你千万不要伤害她，把她送回来。我们家的灯，永远都会为她而亮着。”

一番掏心肺腑的话，说得大家泪盈满眶。

婚姻那盏灯，是不是能够长保璀璨，无人能预知；但是，出阁的女儿知道双亲家里有一盏常亮不灭的灯，就算日后婚姻真的触礁了，那团温暖的灯光也会化为阳光，帮她驱走黑暗和寒冷。她，永远不会走上绝路。

羊城晚报

人文周刊·广角

E-mail:hdzk@ycwb.com

【别处生活】  
最古老的传播媒介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谣言是最古老的传播媒介。在出现文字之前，口传媒介是社会唯一的交流渠道。“谣言传递消息，树立或毁坏名声，促发暴动或战争。”

现代对于谣言的首次系统研究，兴起于二战期间的美国，最初的关注点是战争期间谣言的大规模繁殖对军队士气产生的不良影响。无论是政府、媒介还是民间机构的意见领袖，无不把谣言作为腐蚀士气甚至产生破坏的潜在源泉，控制谣言的想法也随之提上了日程。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例子来看，谣言容易在动荡时期泛滥成灾——混乱产生谣言，谣言导致更大的混乱，差不多构成某种社会心理的规律。谣言研究学者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和利奥·波兹曼(Leo Postman)甚至说：“从未有一场骚乱的发生不带有谣言的鼓动、伴随和对暴力程度的激化。”

例如，在法国大革命中，中外研究者都指出谣言与革命相伴相生的状况，把谣言过程视为社会生活中正常而不是病态的部分，等于给谣言正了名。设想谣言是一种集体行动，目的是为了给无法解释的事件寻找一种答案，这个过程是合作性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功能性的。涩谷保强调谣言总是处于“不断的建构”之中，谣言内容的变化不仅仅是对信息的歪曲，而是人们达成一致的过程的一部分。这样，涩谷保更多地把谣言看成理性行动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如奥尔波特和波兹曼所说，它是一种“较少理性的社会活动形式之一”，一种情绪的表达或投射。

而对中国的辛亥革命，甚至有学者极而言之地称，“武昌起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被谣言激发的一场兵变”。

按照美籍日裔社会学家涩谷保(Tamotsu Shibutani)的看法，谣言并非反常之举，而是一种日常的、试图定义那些模糊然而关键的情境的社会行为。谣言是社会群体解决冲突的工具形式，而且是社会过程中的必要部分，让人们得以面对生命中的种种不确定。

把谣言过程视为社会生活中正常

的而不是病态的部分，等于给谣言正了名。设想谣言是一种集体行动，目的是为了给无法解释的事件寻找一种答案，这个过程是合作性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功能性的。涩谷保强调谣言总是处于“不断的建构”之中，谣言内容的变化不仅仅是对信息的歪曲，而是人们达成一致的过程的一部分。这样，涩谷保更多地把谣言看成理性行动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如奥尔波特和波兹曼所说，它是一种“较少理性的社会活动形式之一”，一种情绪的表达或投射。

【不知不觉】  
忽然穴居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作家方方说，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刚刚过去的日子，我们许多人成了穴居动物，圈囿于如此狭窄的物理区域，对天空的光亮与黑暗似乎不再敏感，但思绪却从未如此敏锐，如此缠绕跌宕，瞬息明暗。

很多大部头的书，很多的历史，很多的纪录片和电影，忽然涌现翻滚，被共同阅读和分享。日常生活似乎停滞了，脱离了惯性，夜晚走在无人的院子里，周遭似乎寂静荒芜，却又似乎有大声的呼吸和眼泪。我的母亲在城市的另一隅，她是年前就担忧地取消了相聚，因为他就住在瑞金医院的家属区，瑞金医院是定点医院。于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她的面了。而我也想起两年前，我的父亲正是在春节的寒冷中肺部感染，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在勤奋地读第二期《收获》的大样，简连科的长篇散文《她们》有十多万字，讲述了他生命里的那些女人，他的一次次相亲与婚姻，他的姐姐母亲姑姑婶婶们，还有那些家乡特别的女性故事……这是一部真实的乡村女性记录和思考，也是令人唏嘘万千的乡村叙事诗。

无论什么样的语言，此时一定是贫乏的，但会留下线索和印痕，而所有的眼泪都会被铭记。而思索的答案，也需要在生命中践行。

2020年2月9日/星期日/副刊编辑部主编  
责编 吴小攀/美编 伍岩龙/校对 孙东菊

A6

还在为性教育焦虑？近日，广东时代美术馆举办“照片的声音——儿童性教育影·像发声展”，观众们经由观看展览，反思和讨论个人生活中的性教育和日常生活的关系——

## 帮助孩子成为更完整的人

□羊城晚报记者 吕楠芳 实习生 李可儿

你知道，性教育是如何在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吗？

不在课堂上和正式的教学场景中，而是穿插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电视、抖音、街边的人流广告、身边的耳语、社区中人们谈到某个话题时的态度——近日，广东时代美术馆举办“照片的声音——儿童性教育影·像发声展”，展览通过孩子们的镜头，进入他们的生活脉络，发现日常生活中的性教育。

本次展览由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广东时代美术馆联合举办。



展览现场

## 发现日常生活中的性教育

展览的缘起要追溯到2019年6月-8月，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和源美术馆推荐的艺术家联合组成项目团队，走进揭阳市览表村。

他们和12名10-12岁的孩子一起做游戏、上性教育课、探讨自我表达的方法。借助拍照和叙述照片背后的故事，孩子们主动展示自己对日常生活理解。研究活动中最关键的一环，是了解孩子们在观看由绿芽基金会开发的《丁丁豆豆成长故事》动画片并参与一系列配套的性教育活动后产生的想法。

2019年12月-2020年1月，在时代美术馆的帮助下，项目团队在时代美术馆所在的黄边社区再次举办了儿童自我认知影发声工作坊。和7位来自时代玫瑰园小学的孩子一

起，通过拍摄和讨论照片，探讨“自我”和“性别”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在社区生活中如何直观地体现出来。

在览表村和黄边社区举办的工作坊帮助我们打开了一扇窗，看见性教育如何在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生”。于是，2020年1月11日到19日，项目团队在广东时代美术馆人民公园举办“照片的声音——儿童性教育影·像发声展”。

这次展览集中展现了览表和黄边社区的孩子摄影作品和口述文字、项目团队对影·像发声法及儿童性教育的思考。观众透过孩子们的镜头进入他们的生活脉络，发现日常生活中的性教育。

据了解，本次展览是国内首个儿童性教育影·像发声法研究展示。作为社区参与式研究方法，影·像发声法最早由学者

在公共卫生领域正式提出。研究人员将照相机作为一种自我表达方式介绍给参与者，借助摄影与照片讨论了解他们对生活的观察与感知。研究活动的目的不再局限于讨论式的干预，更多的是开启对话，创造出观察和表达的机会。

策展人辛桐告诉记者，之所以运用影·像发声法进行儿童性教育，是为了借助拍照的过程，让孩子有意识地去思考。在这次项目中，孩子是讨论者本身，而不是被讨论。观点、知识本身不是那么顽固，不会一直留在那里，所以孩子可以尽情表达出自己的观点。

广东省政协委员陈晓琳认为，展览让来自乡村和城市的孩子，有机会在许多观众面前、在关于儿童性教育这样一个看似敏感的话题上，勇敢而坦白地发出内心的声音。

陈健春的诗就像他的诗集《梦雕大地》书名所表现的那样大气洋洋。

“梦雕大地”语出集中的《永遇乐·巴音布鲁克草原》，想必作者十分喜欢，故用之为书名。

陈健春与我同窗，但读书时交往不多。印象是与我相类，在同学中并不显眼，我亦不知诗才了得。看诗词集，他最早

的诗作追溯到1980年5月，那时我们刚毕业离校，他大概是毕业之后才肆意于诗作的。

诗的神经一经触碰，便停不下来，越写越多。大学毕业至今四十年，他一边做父母官，一边借笔墨写志抒怀。他的诗才横溢，写下二百九十五首诗词。他的诗词一秉古典诗歌言志的传统，登高赋志，状物写怀。他的志是执掌一方为民做事的大志，他的情是超迈顶天的豪情。这是他诗词的个性，也是他做事为人的个性。2004年他告别多年海南省机关的工作，奉派为执掌陵水的大员。虽官居七品，但生在风起云涌、国家脱胎换骨的大时代，又正是一展平生抱负的好时机。此事触发了他的壮志豪情，陈健春写下七律《赴任陵水有感》三首。兹录第一首：“盛意东风叩晓声，紫花吐艳鹊催莺。一园璀璨通天径，四野缤纷映曙程。顿觉江天披锦绣，又惊翰墨闪珠莹。云涛海浪苍穹阔，舒展诗心奋步行。”整首诗的意象虽有错落，但领联写得行云流水，大有唐代李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生气豪迈。他的第二首颈联可以为证：“秃笔欲狂掀作浪，轻身远志报峰嵘。”“秃笔”、“诗心”云云，固为隐喻，实是诗人心中的雄伟蓝图。

读到陈健春诗词集里这首诗，才想起

一件事往事。

他主政陵水的第二年，朋友驾车邀我同游海南，顺道到了陵水观光。健春兄虚怀若谷，热情接待我这个打上门来的不速之客。饭局上，他也顾不得同学多年未见，省略寒暄，滔滔不绝与我讲起治理陵水的进展和大计。隔日行隔山，我插不上话，十足像俄国革命时代“多余的人”。健春兄从头讲到尾，我只有唯唯，但我从他

身上确实看到有为基层干部那种一心一意谋发展的热情。

饭后他借我拜托著名书法家

陈永正前身为即将竣工的陵水大桥题字。

陈永正前身为即将竣工的陵水大桥题字。